

把脉国产剧

有了演技派，观众为什么还是不买账？

——从电视剧《脱身》和《爱国者》的收视高开低走说起

付李琢

前阵子，两部谍战剧同时在卫视黄金档播出：一部《脱身》，一部《爱国者》。两部的演员阵容不可谓不强，大，《脱身》有陈坤、万茜，《爱国者》有张鲁一、佟丽娅，还有一众实力派客串捧场；播出的也都是A级平台。然而，两部剧却同时遭遇了滑铁卢，平均收视率不过1%，网播量不过20亿。两部剧未能如愿火爆，背后原因值得深思。

想走杂糅路线，却忘了类型是观众接受的前提

《脱身》最大的卖点就是阔别电视剧荧屏近十年的陈坤。可以想见，这部剧的观众有很大比例就是冲着陈坤来的。而且，《脱身》也给了陈坤很大的表演空间：他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，扮演一对双胞胎兄弟，哥哥乔智才是个市井小民，性格油滑，能言善辩，弟弟乔礼杰是物理学家，性格高冷，不通人情世故。这样的设定本身具有了不错的戏剧张力，陈坤也很好地完成表演。尤其是剧中兄弟互换身份的桥段，哥哥假扮弟弟，弟弟假扮哥哥，陈坤也细腻地刻画出了人物的区别。

然而，电视剧终究不是单靠一个人可以撑起来的，陈坤卖力的表演也阻止不了收视的颓势。

《脱身》的类型是谍战剧，是国产剧最成熟的类型之一，有一套完整的叙事体系与叙事符号，但是该剧在最基本的谍战情节上却存在许多的逻辑漏洞。创作者想走类型杂糅的路线，将谍战与爱情相融合，剧中陈坤与万茜这对组合的日常占据了大量的戏份，以至于有人调侃道：“全剧认真演谍战剧的只有反派楚科长一人”。这当然满足了粉丝消费偶像的愿望，然而，类型是接受的前提，当观众去看一部谍战剧时，他期待的自然是烧脑的情节设计，而非家长里短的琐碎。《脱身》大部分的剧情都在那条小情小爱，如果抛开时代背景，基本就是八点档家庭伦理剧。当观众的期待得不到满足时，除了部分明显的“真爱粉”，弃剧就是大多数观众必然的选择了。

《脱身》的编剧多次申辩，这部作品起初是年代生活剧，只是在多方的要求下加入了谍战的元素。这大抵解释了《脱身》中谍战情节的不伦不类，但是退一步讲，就算它是生活剧，也未能触及当时生活的本质。乔堂里的人家老一辈搞婚外恋，小一辈搞三角恋，“喜当爹”“家斗”、兄弟爱上同一个女人的桥段逐一登场，难道市井文化就是狗血言情剧？这不是旧时代的浮世绘，只是肤浅的描摹。

剧作方面，《脱身》也存在一些问题。比如推动剧情发展，使用了太多的“巧合”：男女主通过拿错箱子相识的老套桥段不提，结果他们还碰巧住在同一个镇子，他们的父母碰巧还是老情人。戏剧冲突的制造也很刻意，比如乔家的葬礼和丽娅的婚礼安排在同一天，且不说婚礼和葬礼都莫名其妙，两者的冲突也毫无意义，属于为冲突而冲突，对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都没有作用。双胞胎的设定张力十足，但是导演似乎在后十集才想起来运用这个梗，前面弟弟最大的作用竟然只是衬托男主在家中的不得志。这样的角色功能根本不需要用双胞胎这样的设定。人物塑造上，女主角相当讨喜，也成为让观众吐槽最多的点。黄丽文软弱迟钝又不坚定，一次次间接伤害着乔智才。虽然万茜的演绎无甚瑕疵，但是人设的问题难以挽救。罗伯特·麦基曾说主人公必须是一个有意志力的人，黄丽文就是反例，最终成为了塑造男主角服务的工具角色。

可以说，除了演技在线之外，《脱身》在许多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。虽然在最后几集中，剧情有了渐入佳境的感觉，人物成长与情感纠葛也同家国大势有机结合到了一起，但是为时已晚，前面过长的篇幅已经耗尽了观众的耐心，收视率最终未能挽回。

太注重写意却不讲逻辑，观众的耐心经不起如此考验

与《脱身》相比，《爱国者》更接近于传统的谍战剧类型。虽然男主角的感情戏也占了很大比重，但基本是在谍战情节中穿插的。故事发生在“九一八”时期，主人公宋烟桥领导地下工作，之后组织抗日武装与敌人周旋；舒婕是名“菜鸟”特工，在男主的帮助下不断成长。《爱国者》虽然不像《脱身》一样顶着明星大剧



的光环，但是也有张鲁一、佟丽娅的加盟，最终收视成绩未能达到预期，主要原因在剧情与节奏方面。

谍战剧需要有严密的逻辑、烧脑的情节和符合历史环境的设定。而《爱国者》这部作品，重写意多过写实，许多情节上严谨性不足。比如舒婕开头一身大红风衣登场，直接暴露在敌人眼前；被叛徒用四个排比句反问住，智商完全下线；男主竟然精通易容术这种武侠世界技能，然而只用过一次……创作者把重心放在了情怀的渲染上，逻辑完备退居其次，因此造成了观众对该剧作为一部谍战剧在智力较量上的期待落空。

影像方面，看过剧的观众一定会对剧中“大特写慢推+黑场”的镜头运用印象深刻。《爱国者》的视听语言十分风格化，甚至有几分舞台剧的感觉。创作者有艺术追求是很好的，不过，观众接受起来就有那么一点不适感。观众早已经熟悉了那套传统的讲故事的方法，现在让他们走出舒适区，重新适应另一套表达方式，这是考验观众的耐心。还有那些充满文学性的大段台词和无处不在的主题音乐，既是这部剧独特的艺术创新，也随时都让观众跳戏。当然，如果耐下性子看进去，观众也能体会到创作者的情怀，但是50集的体量让人望而却步，毕竟好看的剧那么多，为什么一定要把时间交给你呢？

演技派的悖论，要用更加精良的剧作来破解

《脱身》与《爱国者》的收视失利，其实是观众的选择。陈坤、张鲁一们带来的流量，大部分来自普通电视观众，而非“铁粉”。这样的流量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没有过硬的剧情、制作作为保障，收视率很难维持。

在网络时代，电视剧的接受已悄然发生了变化。观众已不能被视为单一的整体，而是有着多样化审美趣味、文化结构的不同群体。比如，谍战剧的主力受众是中年男性，受众的审美趣味和电视剧的类型叙事已达成了内在的默契。而《脱身》与《爱国者》都想要冲破套路，融入其它类型元素，试图把年轻观众也拉拢过来，这就造成了接受上的错位。结果主力受众看得云里雾里，年轻观众也不买账。

当然，并不是说不能对谍战剧进行类型创新、年轻化，但如果把年轻观众作为目标人群，要想获得收视成功必须要有流量作保障。此前播出的另一部谍战剧《麻雀》就是一个例子——李易峰、周冬雨带来了年轻观众的流量，加上播出平台的契合，收视自然能够上来。

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。对电视剧来说，演员的表演或演技毫无疑问是作品的基础，《脱身》与《爱国者》出现的背景，就是大家都在呼唤演技派，批评流量明星频繁“刷脸”，这也是两部剧受到广泛期待的原因。但是，电视剧是一个整体，好的演技并不能代替好的剧作。而且很多时候，越是演技派出演，观众对于作品的整体质量要求越高，越是需要有在剧情、制作上做到尽可能优秀。当前许多剧虽然打着演技派的旗号，但和那些流量剧比起来，在思路上没有本质区别，无非是今天流行流量明星，我就用流量明星，明天流行演技派，我就用演技派。国产剧精品意识的建立，依然任重道远。

（作者为艺术学博士、中国传媒大学影视学院青年教师）



▲电视剧《脱身》剧照
▲电视剧《爱国者》剧照

书间道

被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开启的认识亦舒的过程

金赫楠

魅的过程。

亦舒以她犀利、泼辣的语言，参与塑造了一代女性的爱情想象

她的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都是伶俐而个性十足的，这分明是作者个人的内心气质在文本中毫不掩饰的反映，故而小说中总能挑出一些修辞精致又显聪明的句子来——哦，正是那些被顶礼膜拜的“亦舒金句”……然而读得多了，会感到明显的重复，人物形象、情感关系模式，以及女主角的性格底色与言语方式都似曾相识。甚至似乎特中意“家明”二字，多部小说中的男主或男配都在重复这个名字，虽然他们之间并无情节或人物关系上的延续和关联。

我知道，亦舒小说参与塑造了一代女性的价值观和爱情想象。其作品长时间、大范围地流行，一定自有其道理，在流行的背后，一定有其受追捧的社会和时代的文化、心理密码。亦舒开始流行的岁月里，尚不那么见多识广的内地年轻女生们，不谙辩的，单就对着小说中云淡风轻提及着的细麻或真丝的白衬衣，开司米披肩，拿破斯基，以及字里行间对“麻将牌大小”的钻戒”与卡地亚的嫌弃，就已经被震撼和征服。

亦舒小说确有明显辨识度，她的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都足够泼辣、犀

利，不留余地，甚至有点得罪人不饶人。那种直中要害的犀利和透，依稀可见她最爱的鲁迅与张爱玲的风采。亦常有人把亦舒同张爱玲来做比较，的确，二位女作家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，她们都有一种对世事人心难得的看破看透，然而却并不愤世嫉俗。所不同的是，那个“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”的张爱玲，她在抖落了人物华丽外袍的同时，在看透了人世冷暖之后，自己也黯然神伤。而亦舒，我总从她的字里行间独出一味因着看透而生出的优越感和睥睨心，她大概很为自己看透之后的精明干练得意，慈悲心淡了很多。

文本内部的矛盾与分裂，在亦舒写作中始终无法自圆其说

亦舒的多部小说中都扭结、贯穿着这样一组矛盾：一方面，她所致力于塑造的，是现代都市中坚强、自尊的女性。她们追求经济与人格独立过程中的力量 and 魅力，正是广受读者粉丝追捧的关键。在这个着力点上，亦舒塑造性格、发布观念的方式主要借助于人物的语言，对，就是那些满天飞的——，“真正有气质的淑女，从不炫耀她所得到的一切”，“我的归宿就是健康与才干，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，不过就是她自己。我就是我的归宿”，“姿态难看，赢了也是输了”……这些或铿锵或犀利，聪明而精致的言语，看上去有品位有个性有见识，它们是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或人物对话，更是亦舒高声大气的理性宣言。我们对亦舒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赞评，很大程度上就来自这些言语。而有意思的是，另一方面，在这些言语之外，亦舒给人物安排的命运起伏与剧情跌宕，又是传统旧式的。《我的前半生》中，被丈夫抛弃的于君是失去了物质与情感供养的女人，小说结尾处，她走出人生困境的方式不过是被更英俊更多金的翟君爱上和求婚，她甩给无情前夫的那记耳光，并非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奋斗成功，而是世俗尺度上更好的再嫁。整个故事的主线，不过是女主角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更优秀的男人那里，兜了一个圈子。女性终究是要依靠婚姻来实现自我完成——这种价值观念下，和电视剧的改编相比，原著不过是半斤八两。女性自我救赎的力量，终究来自外部世界里那个爱恋她们的男人。

和理性宣言相比，更能够真实、淋漓尽致写作者深层文化想象和价值观念的，可能是小说的某些细节和故事铺排。如果女性的救赎最终还是寄托在一个有力量男性之爱上，那么之前所有高声大气宣称的独立，未免就很有点“打脸”了。《我的前半生》

中，亦舒使用了一个词“上岸”，这是一个常见于明星八卦帖子中的词，用来指代结婚，而且专门用来指代女性的结婚。包括《她比烟花寂寞》中，姚晶的死，是因为没能完成好“上岸”，而那个极具个性的徐佐子，还是得到了男友的谅解和爱。这个时候，作为读者不免沮丧：前头那些反复渲染的“独立”“清冷高艳”的姿态与腔调，原来并不是女性真正独立自强的要素，而不过是她们吸引优质男之爱所摆出的一种姿态。而这样一刻刻意摆出的姿态和腔调，在文本内部，负责吸引一个又一个多金英俊男，文本外部则负责吸引大批的粉丝在女性独立的人设下追捧亦舒小说。不由得，想起《喜宝》中的一段话：“女孩子最好的嫁妆是一张名校文凭，千万别靠它吃饭，否则还是苦死，带着它嫁人，夫家不敢欺负有学历的儿媳妇。”

“我们这一代的爱情观都由亦舒饲养长大”，但其实，单从言情小说论，亦舒笔下的爱情其实不够动人。爱或不爱都来得太过突兀，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，与小说整体上的现实性和批判性有不协调的违和感。同样的“爱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”，发生在琼瑶笔下，是有过程有描绘，让人相信甚至感动的。而发生在亦舒笔下，更像是一个情节发展的道具，她写起爱来是潦草和不走心的。比如罗子君被洋人上司和翟有道莫名其妙地爱上，比如喜宝被冒名两代三个男人爱上，我读来都都不太能入戏，包括《圆舞》中的洛丽塔情结。

而这种文本内部的矛盾与分裂，既是她写作中始终无法自圆其说的巨大破绽，却也成就了亦舒小说的迷人之处。传统的性别秩序的强大和经验，使得今天很多女性自身也是分裂和犹疑的，而亦舒小说中内含的分裂和矛盾——恰好贴合了女性读者的分裂与矛盾，既在表层伸张了那些铿锵的主张，够爽，够大方；同时，在一番作天作地的个人奋斗之后，又总会有一两个或几个白马王子来收尾，王子与公主最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让人心安。女性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亦舒，来舒张内心的那些不可能实现也不便诉诸于人的隐秘欲望。

面对我关于亦舒小说的挑剔与疑惑，某女友嗤笑道，“谁让你现在才开始读亦舒？以我们现在的阅历和经验，包括职业病的挑剔和审慎，当然读不出好来。亦舒原本就是我的青春期的陪伴，我不会再以现在的心境和审美重读，但在我记忆中她永远是最好的。”好吧，我这才恍然，我读亦舒，实在发生得不是时候。所以，也许，不是亦舒不好，而是我与她“遇不逢时”。

（作者为青年文艺评论家、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）



▲根据亦舒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《流金岁月》剧照，主演张曼玉、钟楚红